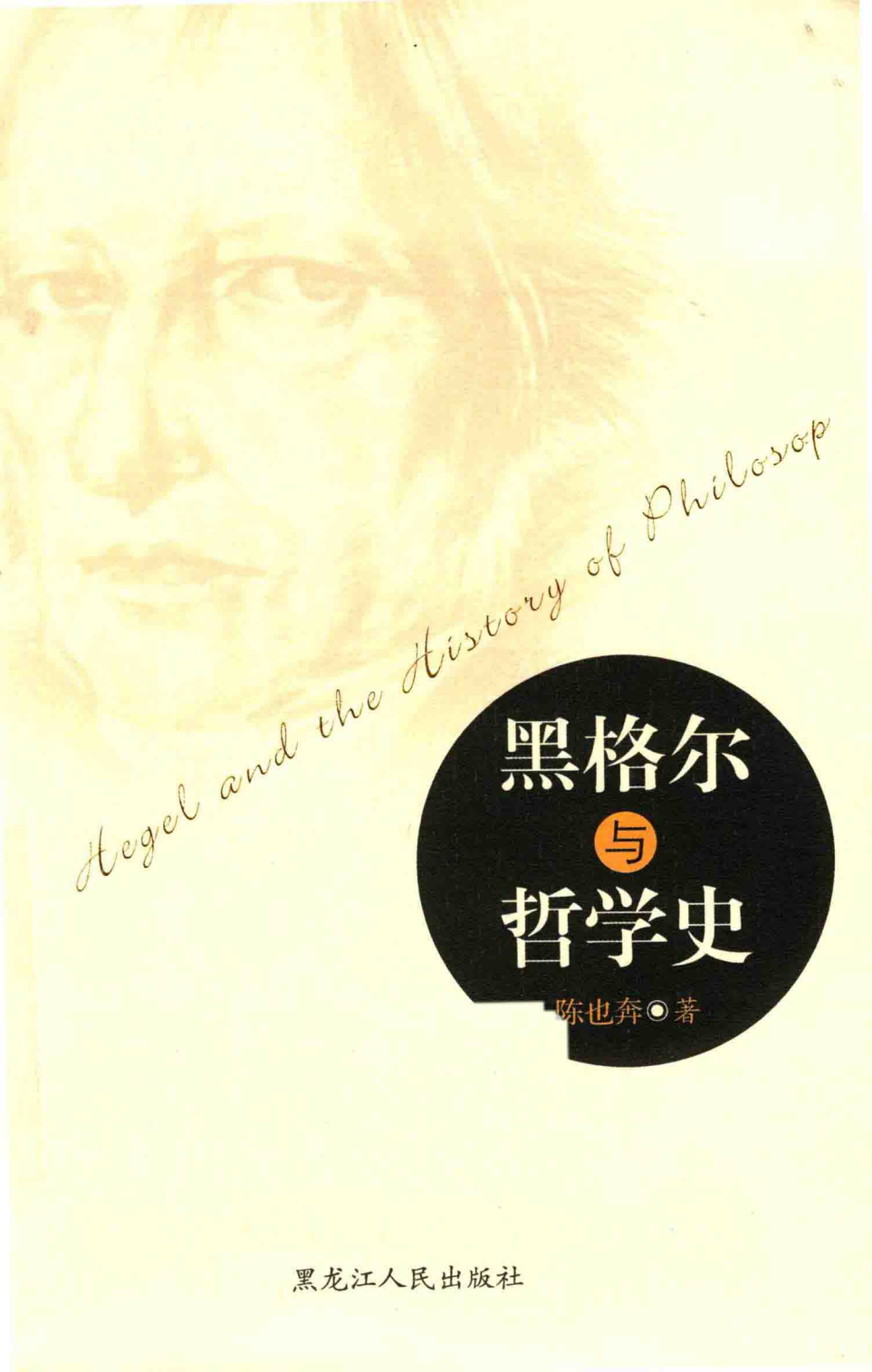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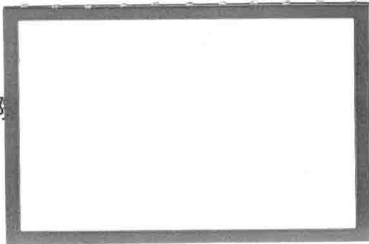
Hegel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黑格尔 与 哲学史

陈也奔◎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获得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黑格尔与哲学史

Hegel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陈也奔◎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格尔与哲学史/陈也奔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6.2

ISBN 978-7-207-10681-0

I. ①黑... II. ①陈... III. ①黑格尔, G. W. F. (1770~1831)—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3378 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张涛 李德铎

黑格尔与哲学史

陈也奔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远东联达教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10681-0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51) 82308054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序 言

这本书如同它的标题那样，阐释了黑格尔哲学与一般哲学史的联系。它可以看作是我的前一部著作《黑格尔与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续篇。但这两个部分也可以看作是独立成篇的，前一部分仅限于探讨希腊哲学，而这部书则是从中世纪开始，重点考察的是黑格尔与近代哲学的关联。到此为止，也就完成了黑格尔与整个哲学史关联的考察工作。这是一条漫长的写作之旅，完成这两部著作，共用了十年的时间。整个写作期间，我都承受着同一种危险，也即是在一种隔绝状态下的孤立无援。只是跟随着黑格尔在密闭的视野下前行，那也构成了在静默中抵达光亮的通道。事实上，那由集体幻象所反衬的边缘状态应该是学者的本真处境，但如果不是由每日不断被激发起来的新的体验所融贯，又怎么能守护住内心历程中的希望之火呢？我感激黑格尔那个精神灵晕中所散射出来的折光，那深处闪烁的距离，恰恰构成了精神之维悬于基底处的此在赋形。

续写这部书的想法仍然是单纯的，即是要找到黑格尔形成自己哲学的那个秘密路径——那真正可以称之为黑格尔秘密的东

西。在我来看,所谓黑格尔的秘密,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辩证法或本体论等理论,而是他从前人那里借鉴过来的无限繁多的各式各样的哲学元素。真正的问题在于,黑格尔是从谁那里又是以何种方式继承(特别是改造)了哪些元素,并像使用他自己的砖瓦那样建构了他自己的理念逻辑的大厦。国外学者对黑格尔的研究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真正对于这一核心点做出研究的人却微乎其微。近代较有影响的学者,如格林、斯退士、布拉德雷及鲍桑葵等人,德国较有影响的学者克罗纳、格罗克纳及拉松和狄尔泰等人,这些学者比较注重的都是文本的诠释及概念的阐述等问题,对于黑格尔的理念自身的发展与中介过程的关联问题,则重视得不够。当代国外黑格尔的研究有了一种较大的突破,泰勒、罗伯特、皮平、罗克摩尔及科耶夫和芬克等著名学者,分别在新的领域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探索,科耶夫在《黑格尔导读》中,就详尽地阐释了自我意识那个显现为他者的问题,并揭示了《精神现象学》的内在结构。而芬克则从另一种路径,创立了现象学的反思性对话,他把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那种内在的张力,还原到古希腊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并在那里发现了黑格尔所强调的自我意识的那种悬空状态。罗克摩尔的《黑格尔——之前和之后》一书,则第一次分析了黑格尔哲学所形成的历史条件,把黑格尔哲学引入了特定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框架。他较为成功地解释了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和费希特及谢林哲学之间的关联,并试图建立德国古典哲学演变中的一种内在联系。这基本上提供了一个黑格尔与哲学史某种关联的雏形框架,把黑格尔与哲学史的一般联系问题呈现出来。比较专门研究黑格尔与哲学史关联的学者,在整个西方哲学界也非常稀少。我所知道的唯一学

者是德国的克劳斯·杜辛。他的《黑格尔与哲学史》一书,是这个领域唯一的代表作。那部书的优点,是汇集了数量可观的对黑格尔评价的历史性资料,并在一些相关的材料中发展出自己的观点。缺点是,缺少对黑格尔理念关系自身发展的考察,也就没有体现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对于整个哲学史的融合及吸收的过程。

揭示黑格尔与整个哲学史的关联,是觅寻到黑格尔哲学秘密(内在原则复多化倾向的统合)的一条必要的通道。这并非是返回到某个已经封闭起来的终点,而是要把起源中还未得到理解的东西澄清出来。这就要跟随黑格尔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所逐步建立起来的那种不断完善的哲学认知,至少,黑格尔与康德、费希特及谢林的关系,都要在这样一种深度融合的视角下,才可以得到完好的理解。我在这里采取了黑格尔那种特定的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即不是把哲学史看作是相互对立的观点的汇集——如同现代一般哲学史所做的那样,而是看作是概念(理念关系)那个整体所发展出来的个别形式的演进。实际上,黑格尔的哲学正是概念自身发展的一个环节——尽管他本人把他所达到的概念高度看作是绝对真理,在他那里已经融合了无限多样的理念的形式,他只是以绝对精神的方法将哲学史中曾出现过的各种元素统合起来罢了。如果说黑格尔曾轻视某些哲学类别,如英国的经验主义及法国的唯理论等形式,但他却从未认为某些哲学形式是一无是处的,这一点他与康德有别。在黑格尔的理解中,整个哲学史都是互为中介的环节,任何一个独立形态的哲学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它们只是概念(理念)本身所分化出来的诸多种特殊的哲学形态罢了。无论怎样,它们都会将其自身作为中介,而过渡到更高的哲学中去。如果我们去掉黑格尔的那个绝对精神的支

点——那个神性漫溢到个体的思维中的泛神化的倾向,这样一种理论也仍然可以成立。至少,它要比近代哲学理论所信奉的某个理论是好的(而另一个理论则是坏的)那样的观点更值得信赖。

在具体的环节上,我采取了这样的原则:就是以黑格尔融合哲学史的那些过程为切入点,即从理念中介的关系上去揭示黑格尔与前期哲学家的关联,寻找到黑格尔对前期哲学家的借鉴与超越之处,并在理念源流发展的脉络上,把黑格尔吸收及同化各种哲学元素的过程展现出来。这里以两种方式入手:一是从横向平行的关系入手,这主要是把哲学史中特定的概念以及黑格尔所使用的情況对比出来,同时诠释那些概念在各自哲学体系中的含义,在此基础上进行概念关系的比较。二是从纵向的关系入手,这主要是揭示黑格尔对诸多理念原则的创新和改造后的继承关系。从整体上,去探讨黑格尔那个绝对理念的发端和演进的情形。为了处理好这两种关系,这里采取了一种必要的开放视角,即把黑格尔哲学看作是一种开放性的而不是固定的僵死的东西。使那些暗涵在黑格尔体系深处的多维性从遮蔽的状态中彰显出来,把黑格尔哲学本真的精神元素释放到一个清晰可辨的端口。

写这部书的困难,仍是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作为参考。在黑格尔与哲学史这个题目下,所能参照者寥寥无几。查到英文的有限文献或许只是一种补足。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也只能处于一种封闭的视野之内。无疑,那不利于拓展出一个更具融合性的空间,但也许在表达我自己的思想方面是有利的。至少,通过一种持久的专注和耐心,我从黑格尔的原著中也发现到过去未能领会到的东西。这也改变了我前期研究所形成的某些观点,增加了的那些新的角度,也给某些评价带来的以前未曾达到的细密性。

在一些主要的原则上,我基本上坚持了理念哲学的立场,希望在黑格尔与哲学史的那个临界点上,找到一种能把人们从兴趣中唤醒的方式——并非黑格尔设下了那些令人眩晕的理念暗道的陷阱,而是人云亦云的泛化的传播,导致了黑格尔哲学的僵化。事实上,那把哲学当作一种经文去阅读的做法,正是黑格尔本人所极力反对的。这里,并不想迁就理念哲学中某种空洞的东西,但也同样不想迁就铺张扬厉之下的现代性的碎片。至少,返回到起源中某种未被深察的深度,比悬浮在拱廊的小雕纹上要好。

这里应该指出,本书的写作范围并没有跟随黑格尔哲学史的那种路径,要是那样的话,这里的篇幅将会扩展许多倍,似乎也无法在这样一个题目下完成。这里主要是涉及理念哲学的那个脉络,因而,对法国的唯理论及英国的经验主义等形式都未做出评价,事实上,那样的哲学对黑格尔的影响几乎是不存在的。对于希腊晚期及中世纪的哲学,这里采取了另一种视角,旨在揭示黑格尔对那些过渡性哲学的评价,并以溯源的方式把黑格尔的那种哲学史的洞见呈现出来,从黑格尔对全部哲学史的那种细密的浸润中,领略到他为理念自我赋形的漫长的构造之路。这部书的重点,是德国古典哲学部分。这部分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它的重要性应该超过整个哲学史的其他部分,我在这部分也花费了更多的心力,或许这里的尝试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些有益的东西。遗漏掉的哲学家,有莱布尼茨和布鲁诺,他们二人对黑格尔都产生过影响。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只能略去。另一位对黑格尔影响较大的哲学家是雅各·波墨,他可以看作是谢林和黑格尔神秘主义倾向的传递者,由于材料的限制,这里也仅只是稍加提及,而未做出详尽的论述,与独辟一章的人物相比,就显得单薄了。上面这

些都可以算作是一种缺欠,只能期待将来做出补足。

这本书是国内第一部这方面的专著,写作这本书耗费了自己近四年的时间,一些新的资料(英文方面的和黑格尔全集)的出版,增大了必须的阅读书目,而筛选和平衡资料的过程也因为更多的线索而增添了难度。加上必须要保持一种统一性的核心视角,用以贯穿黑格尔对哲学史的超越路径,也就增大了对原著的那种深度性的依赖。总之,大味者淡,大音者稀,这里的尝试自然会有很大的局限性,缺点和错误也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陈也奔

2015年8月20日于哈尔滨

目 录

第一章 过渡时期的哲学——从斯多葛派到怀疑主义	(1)
第一节 从爱利亚派到独断主义的思想演变	(1)
第二节 以感性原则为基础的道德哲学	(6)
第三节 从怀疑主义向新学园派的过渡	(17)
第二章 普罗克洛——新柏拉图主义形式的完善者	(30)
第一节 一般原则的引出	(30)
第二节 从三一体概念向思辨原则的过渡	(50)
一、太一三一体的分化形式	(50)
二、概念变易向自身回归的三一体	(56)
第三章 融合与扬弃——绝对理念对中世纪哲学的超越	(65)
第一节 黑格尔对经院哲学的一般性评价	(65)
第二节 黑格尔的宗教观与哲学史的联系	(82)
第三节 黑格尔神人性理论的最新建树	(94)
一、神人性理论在新柏拉图主义中的雏形	(94)
二、从基督教哲学展开的神人性关系	(103)

三、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神人性理论	(112)
第四章 笛卡尔——近代主体哲学的开端	(139)
第一节 一般性的哲学原则与方法	(139)
第二节 从我思之维进入到概念的实在性关系	(154)
第五章 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实体观及黑格尔的融合	(165)
第一节 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哲学特点	(165)
第二节 以实体概念展开的神性内容	(178)
第三节 从单一实体向双重实体的过渡	(186)
一、纳入主体规定中的精神实体	(186)
二、由威力导出的因果关系的对比	(194)
第六章 康德与黑格尔——从先验统觉到绝对精神	(201)
第一节 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概念联系及演变 脉络	(201)
第二节 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之比较	(229)
一、一般性原则的联系与比较	(229)
二、康德知性化的理性与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之比较	(242)
三、康德的我思与黑格尔的绝对思维之比较	(254)
四、上帝——一种预设的存在与神性存在之比较	(285)
第七章 费希特——作为中间环节的知识学	(314)
第一节 费希特哲学的基本原理	(314)
第二节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对费希特知性自我的超越	(331)
一、哲学开端之重新定位	(331)
二、概念之自我剖析的逻辑进程	(345)

第八章 黑格尔与谢林——从先验直观到纯粹思维	(355)
第一节 哲学形式的一般联系与区别	(355)
一、谢林对黑格尔的引领及影响	(355)
二、黑格尔与谢林之分歧及对谢林的影响	(368)
第二节 思维与直观——黑格尔对谢林直观概念的超越	(386)
一、直观在谢林哲学中的核心地位	(386)
二、黑格尔之新解——作为思的开端上升到概念的直观	(400)
参考文献	(416)
后记	(423)

第一章 过渡时期的哲学

——从斯多葛派到怀疑主义

第一节 从爱利亚派到独断主义的思想演变

黑格尔的理念哲学从源头上讲,是发端于古希腊哲学的。当阿那克萨戈拉把绝对设定为是一种心灵(灵魂)时,一种理念哲学的原初思路也就形成了。心灵在阿那克萨戈拉那里是绝对的设定者,作为一个最高的思维的心灵,它也就是绝对的宇宙本质。这样一种认知世界的原则,在古希腊的爱利亚派那里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运用。虽然我们在爱利亚派那里,还看不到较为纯粹的主体形式,即把对象在自我的认知关系中设定出来,但把绝对的本质规定为纯粹的概念,规定为思维之活动那样的思路,却已经形成了。在塞诺芬尼那里,以及在稍后的巴门尼德的哲学中,太一、纯思、纯有这样的概念逐渐被建立起来,这样,作为一种纯粹的本源(本体)的原则,也就被确立了。在太一、纯有的关系中,本质作为思维成了一种坚实的东西,而感性存在作为一种消逝的属性,则成了一种为他之物。为他之物是纯有身上建立起来的复多性,它们就成为了本质的对立方面。在爱利亚派那里,我们看到思维已经成为独立自由的了。在爱利亚派的绝对本质中(即纯有的关系中),我们看到思维纯粹地掌握

了自身,并同时看到思维在概念里运动。黑格尔认为,这正是辩证法的起始,因为纯有本身的关系揭示了客观存在的矛盾本性。而这,也正是实在的辩证原则。

爱利亚派的这种核心性的原则,基本上被柏拉图继承下来。柏拉图一方面坚持苏格拉底的脉络,即把存在的本质规定为意识,存在要以思维自身的关系为中介。另一方面,他也扬弃了苏格拉底的局限性,不再从情感和直觉去发展普遍的共相,而是从一种理念的关系出发,使存在的关系成为意识关系的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柏拉图仍是坚持了爱利亚派的纯有的原则,特别是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原则。他把这个原则引入到理念关系的规定中去。在理念的关系中,柏拉图坚持了思维规定的那种绝对性,并把思维之规定还原到一个绝对的共相的形式中。因而,在柏拉图那里,理念作为一种共相存在的思路也就形成了。共相不是别的,也就是阿那克萨戈拉所说的心灵的存在,阿氏曾把心灵规定为是直接的个别者,自我推动者。而当心灵做到一种自我运动(自我思维)时,它也就把主观的东西变为客观的东西。柏拉图本人,全面地发展了这一思路。他把理念认作是能够运动的灵魂,而灵魂和逻各斯便是一种自我运动。由于逻各斯是一种绝对心灵的运动原则,这样,逻各斯也就可以被看作为是灵魂运动的主体。我们在柏拉图那里,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概念的形成:世界的本原是某种灵魂性的存在,当那种灵魂性的存在从事运思时,也就把世界按照理念的形式建构起来。实际上,在柏拉图那里,认识与其对象性的关系已经改变了。认识的问题不再是人的意识能否与它所看到的对象相互一致,而是宇宙的灵魂能否与它所产生的外部世界相互一致了。柏拉图这里的观点,基本上接近了黑格尔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会认为,哲学作为一种科学,是从柏拉图那里开始的。

从柏拉图哲学向新柏拉图哲学的演变,中间经过了一个过渡的阶段。这也即是斯多葛派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它们与后期的怀疑主义一起形成了独断主义的哲学,这是黑格尔对于哲学史的一种

划分。黑格尔认为在独断主义的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学的卓越性已丧失殆尽。因为独断哲学是一种理智性的哲学(而不是理念性的哲学),它的原则是抽象的,离开了理念共相的普遍本质,而游离到特殊的规定中去,特别是游离到个别主体的情感和直觉中去。这样,它也就脱离了实在(实体)的关系,而进入到一种有限性中去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作为过渡时期的中间环节,也并非可有可无。至少,它是柏拉图那种思辨哲学的一个终结者,它要从那个缥缈的理念世界返身到现实世界。它坚持了一种生命的个体原则,这种原则融合了现实的情感和意志的色彩。从这一方面说,它也就把哲学引入到生命的现实需求中,并通过建立一种心境上的幸福关系,以达到生命对于自然和社会的那种平衡。同时,由于它坚持了一种个体化的生命原则,坚持了感觉和直观的那种标准,也就把认识的关系引入了一个新的系统。这个系统,也就是近代的那种主体化的系统。这个系统在休谟那里被全面扩展了,又在康德的哲学中达到了顶峰。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感觉的主体性出发,很容易形成认知上的那种独断论。因为感觉总是因人而异的,用它所形成的判断标准也就无法确定了。当人们把感觉判断看成是终极的判断时,独断主义的倾向也就自然形成了,而独断主义会很容易地演变为怀疑主义。实际上,这正是休谟哲学所展示出的性质,休谟哲学在本质上是感觉主义,这如同斯多葛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一样,休谟的许多结论性的观点又很像怀疑主义的皮罗。

哲学性质上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理念关系的变化。它与现实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至少,它要求反映现实生活的某些事实。独断主义的哲学,则正是处于向现实生活的折返点中。希腊晚期的社会,自由的精神沦陷了,人们普遍陷入了罗马世界的悲苦中。高尚的品质和美好的生活都被荡尽,在此情形下,人们只能从现实生活逃向内心世界。而斯多葛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则正适应了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它们以伦理的方式把人们的精神要求升华,并

最终发展为一种超脱尘世返回到内心世界中去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当时的情形下,满足了人们对于幸福生活不断追求的那种渴望,尽管那种渴望被搁置在现实的活动之外。但无论如何,独断主义的哲学还是尝试着为人们去寻找一个生命的归宿。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独断论的哲学可以算作是一种新的哲学,它属于一种实践哲学,这种哲学具有一种信仰的形式。但它又没有达到宗教信仰(没有达到基督教那样的准宗教的形式)。它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给人们找到了一种有限的解救方式。斯通普夫在他的哲学史中,比较精准地概括了这一时期的情形。他说:“这些新的哲学取向通过时代的历史境况被带进到一个大的范围之中。在伯罗奔尼撒和雅典陷落之后,古希腊文明也随之衰落了。随着小的希腊城邦的崩溃,作为个体的公民丧失了他们曾拥有的重要的地位的感觉,以及他们控制和完善其社会和政治命运的能力。因为他们被吸收到正在成长的罗马帝国之中。人们日益感受到某种失落,即个人无力控制其在共同体中的生活。当希腊成为只不过是罗马的一个省份时,人们对探求有关理想社会的思辨问题失去了兴趣。人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实践的哲学,这种哲学在变化了的环境条件下对人们的生活给以指导。在诸多事变压抑着民众的时代,人们似乎懒于去改变历史,然而,即使人类控制不了历史,但是他们至少还能以某种成功的方式支配自己的生活。所以,哲学以一种日益增加的对更加直接的个体世界的关心的取向转向这种实践的重点上去。”^①斯通普夫这里的描述,基本上反映了希腊晚期生活的社会现实,也揭示出一种新的哲学即将产生的那种必要的社会条件。

实际上,独断主义哲学应该归属于实践哲学。与亚里士多德那种实践哲学不同,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都把世俗化的伦理关系看得很重。它们也基本上转向了现实的伦理形态,而不是注重概念形

^① 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西方哲学史》,丁三东等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6页。

式的分析。尽管这两派在许多细节上有着区别,但在大的原则和方向上,它们基本上是一致的。黑格尔本人对这一点也进行了肯定。在理论的层面上,黑格尔指出了独断哲学的基本特征,也即它们是一种纯粹的主观形式。它们具有自我意识的反思的特点,并且把这种反思的特点带入到信仰的形式中。黑格尔认为,独断主义哲学树立了这样一种原则,这种原则即是思维形式的主观性。一方面,它以思维的规定确立了真理的标准,把真理规定为是主观反思性的东西,另一方面,独断主义哲学也游离了理念的共相的内容,而坚持了一种思维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这种个别性的原则,也就是一般的感觉、知觉和直观的原则。黑格尔指出,独断主义实际上是把思维的普遍性原则片面化、绝对化了。这样,独断主义哲学就导致了抽象的理智化的知识。抽象理智的知识是把有限的形式当成是无限的形式,把有限真理的环节当作是无限理念的环节。这一点,在早期的智者派普罗泰戈拉的哲学中就已经发生了。实际上,智者派所坚持的正是绝对的主观性原则。在那个原则中,真理的标准来自于感觉的尺度,真理的客观性从实体那里返回到个别的主体性中,主体是一种绝对的思维,一种纯粹的主观活动。而这种活动又是被感觉的内容所支配的。自我意识的关系在智者派那里并非理念的自在自为的关系,而仅仅是个体化的心情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由于个体的感觉和直观是绝对的设定者,客观真理的内容也就被弃置了。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一方面赞扬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一格言是一个伟大的命题,另一方面也指出,普罗泰戈拉所达到的思想,只是一种现象的形式。在这种现象的形式中,并没有反映出一种自在自为的东西。而仅仅反映出表象关系的不确定性。黑格尔就这样写道:“我们看到普罗泰戈拉是具有伟大的反思的。这是对于意识的反思。这种反思在普罗泰戈拉本人那里进入了意识。但是普罗泰戈拉所达到的只是现象的形式,以后的怀疑论者们又重新采取了